

第二回 魏丞相梦上刷龙台

四太子兴兵困长安

等到红日西沉、月亮初上，这东海龙王也不回水府，只在空中盘旋，刚到子时，收了云头，敛了雾角，直接走到皇宫内院，正遇唐皇在花园赏月，忽见龙王变成人像，上前跪拜，哀求道：“陛下救我！”太宗说：“你是何人，何事需朕搭救？”龙王说：“陛下是真龙，我是逆龙，因与人打赌，触犯天条，该陛下贤臣人曹官魏征监斩，故前来拜求陛下救我一命。”说罢泪流满面，将前事禀告一遍。太宗听罢，安慰说：“你为搭救东海水族，犯了天规，按理罪不至死。既是魏征监斩，朕可以救你，保你平安无事，你放心就是。”龙王闻言，叩谢告别。

唐太宗突然惊醒，才知做了一梦，但梦境真实，故念念在心。天交五鼓，太宗临朝，聚集两班文武官员，朝贺已毕，各自分班站定，唐太宗闪目观看，只见那文官内是房玄、杜如晦、徐世勣，许敬宗、王珪等，武将内是马三宝、段志贤、殷开山、程咬金、秦叔宝等，一个个威仪端肃，器宇轩昂，却单单不见魏征丞相。太宗召徐世勣说：“朕昨夜间，得一怪梦，梦见一人迎面拜跪，自称是东海龙王，犯了天条，该人曹官魏征处斩，求告寡人救他一命，朕已许诺，今日不见魏征来朝，不知是何缘故？”徐世勣答道：“此梦如属实，陛下可即召魏征来朝，不要放他出门，过此一日，便可救梦中之龙。”太宗欣然同意，即传旨，宣魏征入朝。

却说魏征在丞相府，夜观天象，忽闻得九霄鹤唳，原来是天差仙使，捧玉帝圣旨一道，命他午时三刻，监斩东海泾河老龙，魏征谢了天恩，斋戒沐浴，在府中磨慧剑，运元神，所以没有入朝。一见当朝

圣旨而来，不敢违抗君命，只得急急整衣束带，随旨入朝。此时文武百官尚未退朝，太宗下旨卷帘散朝，独留魏征，召入后殿，先讨论安邦的策略、定国的计谋。将近己时末，午时初，命宫中太监取来象棋，“朕要与贤卿对弈一局。”魏征谢了恩，与太宗对弈。君臣两个潜心静气，拼搏厮杀。太宗心高气傲，猛打猛冲，毫无顾忌，而魏征只能谨小慎微，步步为营，细心防守，尽量拖延，使皇上既感到战无不胜，又不易取胜。

君臣二人你来我往，兴致勃勃，正下到午时三刻，一盘棋局未终，魏征忽然俯伏在案前，鼾声盹睡，太宗见他酣睡，也正中他意，便任魏征酣睡，不呼唤惊扰，约过一个时辰，魏征汗如雨下，猛然惊醒，俯跪在地说：“臣该万死，方才昏睡，事出有因，望陛下赦臣怠君之罪。”太宗说：“卿有何罪？起来坐好，这局棋还未下完，我们继续。”魏征谢恩，刚将棋子握在手，只听得宫门外大呼小叫，原来是大将军秦叔宝等武将，提着一个血淋淋的龙头，跪在殿前奏道：“海浅河枯从未见，这种怪事实无闻。”太宗与魏征起身，向群臣问道：“此物何来？”秦叔宝说：“从云端里落下，微臣不敢不奏。”太宗惊问魏征：“这是为何？”魏征叩头说：“刚才臣梦中斩了东海龙王。”太宗及文武百官大惊失色，太宗问道：“爱卿沉睡之时，又不曾动手动脚，又没有刀剑，怎能斩断龙头？”魏征奏道：“臣虽然睡在君前，元神却已脱壳，前往刚龙台，而那龙早已在缚在刚龙台上，这东海龙王因违反天条，应当死罪，我奉玉帝旨意，将他斩首，这龙闻言哀求，但天规难改，臣撩衣踏步举起霜锋对准龙头就是一刀，龙头因此落入虚空。”太宗听完，心中悲喜参半，喜的是朝中有此贤臣，可保江山稳固，悲的是梦中曾许龙王救他性命，却违背了诺言，但事已至此，只得传旨命秦叔宝把龙头悬挂长安城头，晓喻百姓不要惊扰。

话说这东海龙王敖光，经过几千年修炼，被玉帝敕封为八河都总管，司马大龙神，成为四海龙王之首，总领虾兵蟹将万员，镇守东海。东海龙王共有五子，大儿子和二儿子身体有恙，而三子敖丙死于哪吒之手，唯有四子敖兴，体态英伟，精通文韬武略，从小就被龙王器重，封为兵马大元帅，后又被封为龙太子。听闻父王被魏征所斩，怒上心头，骂道：“李世民无耻小人，违背诺言，致父王枉死，是我东海水族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我粉身碎骨，也要替父报仇。”遂点齐兵将，高声喊道：“愿随我出征报仇者，请出列！”顿时龙宫上下沸腾，齐声喊道：“愿随太子，斩杀仇人！”

此时，术士袁守诚听闻东海龙王被斩，已算定太子敖兴定要为父报仇，兵犯长安，因此急忙通知侄儿袁天罡禀告太宗皇帝，命九门提督秦叔宝，把长安城周边百姓一部分迁入长安城，一部分移至高山扎营安居，做好防范之策。

才过一日，天刚拂晓，长安城外各州县均成一片汪洋，只见波涛滚滚，恶浪滔天，闪电雷鸣，两岸飞沙迷日月，四周树倒震天摇。四太子敖兴，手握方天画戟，率龟丞相、鲤鱼军师，猛鳄凶鲨等千员猛将，以及十万雄兵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排列在惊涛巨浪之上，齐声大叫：“李世民、魏征速来领死，还我父命来，如若不然，定你这个一城百姓都成齑粉。”

此时长安城，早已深沟高垒，加高加固，大将秦叔宝安排精兵猛将，昼夜巡逻，滚木擂石等应用之物准备充足。奈何东海水族异类，能呼风唤雨，掣电驱雷，大唐君臣上下皆束手无策，寝食不安。徐世勣献策说：“陛下，我朝兵将都乃凡人，东海水族皆为异士，此战胜算不大，为今之计，怕只有请魏征丞相元神出窍，赴南天门，求玉帝

降旨，派遣天降下凡捉此逆龙，才能解救我大唐倒悬之危。”太宗连连称是：“卿言甚是，朕深以为然。”速命魏征，沐浴更衣，元神急赴南天门，向玉帝奏明实情。玉帝闻报，震怒道：“东海老龙违旨，按律处斩，这是咎由自取，无可非议。今其四太子敖兴，不能替父思过，谨遵天庭律条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公然兴兵作乱，罪不可恕。速传托塔李天王，并四大天王，哪吒三太子点齐二十八宿，及十万天兵下界，为朕擒此逆龙。”但只见：黄风滚滚遮天晴，紫雾腾腾罩地昏，只为逆龙抗天命，至令天降下凡尘，四大天王权总领，二十八宿领天兵，李天王中军掌帅，勇哪吒前卫先锋。十万天兵天将，在李天王统领下，雄赳赳气昂昂，顷刻便至长安城上空。

李天王与四天王商议说：“我们兵多将广，想那东海都是虾兵蟹将，何足道哉。此战必胜，我看众位将官，也不必讲什么兵法韬略，直杀向东海，怕那敖兴小儿吓破了胆，早来投降。”四大天王齐声附和道：“李天王英明，不愧为统兵元帅。”哪吒道：“元帅，切莫轻敌，素问那敖兴乃东海之栋梁，擅能用兵，还是小心为上啊。”天王道：“不必，那敖兴久居东海，能有多大本领抗我天兵。”遂不听哪吒之言，传令全体兵将脚踏风云，以雷霆万钧，泰山压顶之势，杀向汪洋大海水面。

好个四太子敖兴，镇定自若，大声笑道：“众将士不要惊慌，自古两军交战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天兵如此小觑我东海，那是自取灭亡，只把那天兵引向我水中，管教他们有来无回。”顿时冲波逐浪，天师，水师，兵对兵，将对将拼死搏杀，只听得刀剑磕碰声，兵将叫骂声，厮杀声震天动地，不绝于耳。天空中，云堆雾绕，水面上，逐浪扬波，到处刀飞剑舞，血溅喷飞，只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由辰时激战至申时，水面上尽成红色，残手断臂漂浮，无数尸体涌动，

极尽悲壮惨烈。奈何天兵不习水战，东海将士皆水里出身，占尽了地利之势，遇到有利空间，就向上猛杀猛刺，遇到不利情况，就潜沉水底，躲避锋芒，活动自如，愈战愈勇。李天王见将士死伤众多，这才赶紧鸣金收兵。

李天王率兵将，返回天庭，谒见玉帝禀奏：“陛下，臣今日率天兵与东海交战，敌我各有伤亡，现臣已知敌军底细，不日必能克敌，请陛下放心。”李天王隐瞒战情失利，自己却心知肚明，回到中军帐坐下，即召集四大天王，哪吒先锋入帐商议对策，哪吒说道：“元帅，那东海兵将所赖者，惟地利之便，如若离开水面，地利尽失，我军破之甚易。”四大天王接着说：“是啊，东海水族兵将，深藏水面，扬波耀武，并不敢在空中与我交战，但想要其离开水面，恐非易事啊。”哪吒道：“元帅，所谓擒贼先擒王，东海之中，惟敖兴为首，明日，儿愿一人前去，与那敖兴一战，如能将其擒获，则东海一举可破也。”李天王道：“哪吒所言有理，就且命你明日一战敖兴。”

再说四太子敖兴，令水兵倚地利之便，击退天兵，东海将士无不欢欣鼓舞。唯独敖兴一人，居安思危，忧郁寡欢，他深知此次天兵之败，乃冒进求功之失，但天兵毕竟能征善战，又有能臣名将，再想侥幸得胜，恐怕不能。想到此节，忙招龟丞相、鲤鱼军师商量对策。敖兴道：“今日之战，侥幸得胜耳，如若天兵谨慎，与我长期纠缠，只怕我东海龙兵，诚非天兵之敌啊。不知二位有何良策？”龟丞相道：“殿下，我东海起兵困长安，与先王报仇，有理有据。那玉帝不体下情，发兵围剿，如若我东海臣民上下一心，与之周旋到底，哪怕粉身碎骨，又有何惧？到时候两败俱伤，天兵又如何收场？”鲤军事道：“龟丞相所言有理，东海乃四海之首，现东海有难，南、西、北三海虽不好出兵相助，但如若天庭想将我东海斩尽杀绝，只怕不得不顾虑

四海局势。故我与敌周旋，不正面迎敌，一来可保实力，二来只等那玉帝思虑周详，收回天兵。到那时，再议报仇之事，更为稳妥。”敖兴道：“二位爱卿所言极是，明日起，我东海龙兵暂退，避其锋芒，待我一人与那天兵周旋一番。这天兵诸将，本领不如我者居多，但唯有一人，乃我所惧者，二位可知是何人？”龟、鲤二人同道：“殿下所惧者惟天兵先锋哪吒也。”敖兴道：“正是。这哪吒与我东海恩怨颇深。虽所惧，怕也避无可避，我们如何与他周旋一番？”那哪吒与东海到底有何恩怨，敖兴为何又独独怕了哪吒呢？